

掷剑踏莎行

下



独孤残红著
大连出版社

险恶江湖系列卷三

掷剑踏莎行

(下)

独孤残红著
大连出版社

〈辽〉新登字 15 号

险恶江湖

卷一 负剑少年游 卷二 看剑念奴娇
卷三 掷剑踏莎行 卷四 挥剑满江红

独孤残红 著

责任编辑 李 然
封面版式 李 戟
特约编辑 李渔村
出版发行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 刷 湖北省蒲圻市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49 印张 1000 千字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12-198-6/I·41 三卷四卷共 6 本
定价 49.00 元

还珠楼主再世 金庸古龙传人

独孤残红武侠系列

脱颖而出的独孤残红，创造出万花筒般的武侠世界：离奇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诗化的意境，深邃的哲理，正义侠情，儿女私情……令读者目不暇接，爱不释手，受到海峡两岸读者热烈欢迎。一九九五年《销魂一指令》获国家级奖项“中华武侠小说大奖”，大陆仅有四人获此殊荣。他的《江湖四部》将由李渔村独家编辑，陆续出版。

上卷《销魂一指令》（三册）

沧桑江湖 中卷《销魂十指令》（三册）

下卷《销魂百指令》（三册）已出

一卷《七邪蝶恋花》（二册）

嬉笑江湖 二卷《七煞木兰花》（二册）

三卷《七妖小梅花》（二册）

四卷《七怪夜合花》（二册）已出

一卷《负剑少年游》（三册）

险恶江湖 二卷《看剑念奴娇》（三册）

三卷《掷剑踏莎行》（三册）

四卷《挥剑满江红》（三册）已出

上卷《炼刀忆江南》（二册）

寂寞江湖 中卷《藏刀长相思》（二册）

下卷《封刀一剪梅》（二册）待出

（总策划：湖南文艺出版社小说室主任李渔村）

掷剑踏莎行

下集目录

三十一	川郎与花容容	1
三十二	半路上的铁血令旗	15
三十三	走向雁荡山	31
三十四	寻找生路	46
三十五	再见胡大鹏	65
三十六	混元金刚练气大法	80
三十七	十五年辛苦育一獒	96
三十八	狼山之上狼精	109
三十九	最后的一声狼嚎	126
四十	御前带刀一品侍卫姚天霸	141
四十一	王爷已是死囚	157
四十二	血溅小渡口	173
四十三	到底谁是爹娘	190
四十四	和尚要救沙渺渺	205
四十五	真假狼帮头	221

三十一 川郎与花容容

花溪村。

一家农舍大院。

院中一颗老槐树参天耸立，茂密的树枝叶将农舍毛瓦屋掩住大半。

院里，两架破车，四个农夫正在破车旁忙碌着。

看样子他们是在修车，但仔细看一下，就会发觉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做。

农舍里屋，布帘将门窗封得严严实实。

屋内亮着有灯。

灯下端坐着千面郎君徐大川。

他今日又是另一番打扮，粗布衣褂，布耳草鞋，地道的农夫，但那一身结实的肌肉，一双灼炽闪亮的眼睛，既露出几分行武人的强悍，也有几分公子爷儿的风流倜傥。

桌上摆着一只酒壶与一只酒盅。

花容容坐在他的对面。

花容容头发蓬乱，风尘仆仆，显然是刚从远道而来。

她逃出幽冥荒丘之后，思想了一夜，就径直奔来了花溪村。

除了徐大川以外，没人再能帮她。

徐大川在农舍的土墙上画了一条蛇，这是留给她的记号。

凭她的能耐，没有这记号，她也能找到徐大川。

徐大川定定地瞧着她，心里在掂估着这女人的份量。

花容容盈盈笑道：“我又来了。”

徐大川沉静地道：“我说过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花容容故作媚态：“你就这么有把握？”

徐大川点头道：“是的，因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杀得了徐天良。”

花容容眸子中一道棱芒一闪而逝：“现在是否到了杀徐天良的时候了？”徐大川抿抿嘴：“差不多了。”

花容容刹时眸光灼亮，脸上泛起一片红辉：“太好了！”

徐大川瞧着她，不禁吞了一泡口水。

好漂亮的女人！

他伸手抓过酒壶，斟了一盅酒。

花容容玉腕一摆，娇嫩的小手盖住了酒盅，娇柔地道：“你打算怎么杀他？”

徐大川拨开她的手道：“这你就不必多问。两日后，我保证徐天良准死，而且还会被碎尸万段。”

花容容俏脸上是一片困惑与迷茫。

徐天良与少林十八金刚罗汉在一起，两日后更将与武林各派取宝人汇合，徐大川有什么法子杀他，而且还将他碎尸万段？

她再聪明与狡诈，也无法猜到其中的奥妙。

徐大川浅浅一笑，举起酒盅送到嘴边。

“慢！”花容容扭腰移近身来，笑吟吟地道，“川郎，我来喂你。”

徐大川身子一颤，“川郎”两个字叫得他酥麻了心。

他眼中闪出贪婪的欲光，把酒盅递到她手中。

她仰脖一口将盅中酒倒入口中。

他睁大了眼：“你……”

说是喂酒，她怎么自己喝了？

正在猜疑之间，她身子像蛇一样缠到他身上，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把香唇凑他的嘴唇上。

一股香喷喷的酒液裹着赤炼蛇的唾液，流入了徐大川的嘴里。

这就是喂酒？

好浪荡的女人！

他完全地迷醉了，被她征服了，使劲吸吮着她的香唇。

她绽开牙齿在他嘴唇上咬了一口，他并不感到痛，只感觉一种痒，痒到了心底。

他猛地抱起她，把她扔到床上。

她格格地荡笑着，曲扭着腰身，解开了衣裙纽带。

他骤感心房狂跳，体内烈火煎熬，一张双臂，猛扑过去。

此时，房门突地被撞开。

徐大川扭回头，满脸是愤怒之色。

撞进房来的是金童。

他怎么也没想到，花容容还刚进里屋就与帮主干上了，一时不知所措。

花容容敞露着酥胸，抿唇向金童投去一个媚笑。

金童心一慌，脸面通红，赶紧低下了头。

倒是徐大川沉得住气“怎么回事？”

金童低着头道：“他们已经来了。”

“哦。”徐大川眉头一皱，“多少人？”

“三人。”

“在什么地方？”

“何家大院。”

徐大川霍地跳下床，边穿衣服，边道：“立即去何家大院。”

“是。”金童躬身退出房外，头始终不敢抬起。

花容容从床上坐起，故意娇嗔地道：“什么事这么急，连我也不要了？”

徐大川已完全冷静下来，缓声道：“要徐天良死，就得先杀了他三人。”

花容容眼中棱芒一闪，跃下床铺：“我也去。”

徐大川瞟了她一眼没说话，大步走出了里屋。

花容容掩好衣襟，急匆匆地跟了出去。

何家大院在花溪村村尾。

树荫遮掩着一座土砖老屋。

这户人家在花溪村不算首富，可也算是殷实富家。

何家两老口儿，一个儿子，一个媳妇，还有个五岁的小孙儿，一共是五口人。

何老头是个读书人，曾中过进士，虽未放过什么官，却是自命清高，与同村邻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自命清高的何老头，却是圣火教的人。说来这是件偶然的事。

何老头老年信佛，闭门家中常常念些佛经。一日偶遇到

一个得道高僧，便一时兴起作了个愚蠢的决定，投其高僧门下加入了圣火教。

此刻，圣火教的三位黑衣圣使就歇息在他后院之中。

内房。何夫人正在叨念着何老头：“老头子，你又让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家中，总有一天会给自己招惹下大祸。”

“哎呀！夫人。”何老头摆着手道，“当时那和尚叫我们入教时，你也是允认了的，现在教里的人来了，我怎能不招呼？”

何夫人皱眉道：“可我看他们怪怪的，都像是会武功的，不会是正经人。”

何老头翘着嘴道：“管他们是什么人，反正他们只住两天就走，好好招待两天，不就没事了？”

何夫人担心地道：“有了这次，就会有下回，我怕这种事会没完没了。”

何老头想了想道：“好吧，等会我去与那三位圣使说，叫他们转告教主，我俩退出圣火教就是了。”

何夫人点头道：“这才对，免得日后祸事临门。”

然而，他俩却没想到，祸事已经临门了。

徐大川扣响了何家大院的院门。

开门的是何老头的媳妇。

门拉开一条缝。

金童手起刀落。

刀光，血水，倒下的尸体。

何老头的媳妇没哼一声就死了。来得太快太突然，她连杀她的人是男是女都没有看清楚。

两名汉子将媳妇的尸体，拖到墙角，并拴好了院门。

何大川领着金童和银童，走向里屋。

花容容紧跟在后面。

穿过里屋过道。

金童和银童抢入里屋。

“你们是什么……”何老头未说完的话音突然中断。

徐大川没有纵跃，仍是稳步地走向后院。

花容容走过里房门口，往房里瞟了一眼。

金童和银童正揪住了何老头与何夫人的头发，刀在两人伸长的脖子上一抹。

一片血雾，遮住了她的视线。

她跃了一步，趋入后院。

后院。一间大房，两间小房，坪院十分宽敞。

徐大川向大房走去。

他走得很快，但脚下却毫无声息。他微弓着身，那姿态就像一只正在逼近猎物的灵猫。

房门打开，何老头的儿子捧着个酒坛走了出来。

他见到徐大川一怔，刚想开口问话，寒光一闪，徐大川不知什么时候已拔出了剑，剑锋将他喉咙刺了个对穿。

何老头的儿子张大了嘴，瞪圆着眼，他还未断气，但已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手中的酒坛坠落下去。

花容容正欲呼叫。

徐大川左脚尖往前一送，恰将坠落的酒坛托住。

酒坛是空的，显然何老头的儿子，是去替房中三位圣火教黑衣圣使换酒的。

脚尖一挑，酒坛飞起，左手扣住飞起的酒坛，右手长剑往回一带，身形旋转，徐大川已到何老头儿子的背后。

何老头儿子的身体往后仰倒，正靠在酒坛上，酒坛顺势往下放，已将何老头儿子的尸体搁到地上。

这一串动作，只是一瞬间的事，干净利落，无声无息。

花容容看得瞠目结舌。

虽然徐大川杀何老头儿子，几乎没弄出任何一点声音，但仍然惊动了房内的三名圣火教黑衣圣使。三名黑衣圣使也非等闲之辈。

三人一齐挥刀抢出房外。

房内只剩下了一个五岁的小孩，他是何老头的孙儿。

小孩颤兢兢地钻到了桌子下。

黑衣圣使三人刚想呈圆圈将徐大川围住，金童和银童已抢身赶到。

场上立即变成了三对三的局面。

花容容退至院墙角。

她知道这三个人不会是徐大川的对手，乐得一旁看个热闹。黑衣圣使中一个左额有刀疤的人道：“阁下可是千面郎君徐大川？”

徐大川冷冷地道：“不错，好眼力。”

刀疤人道：“谢徐帮主夸奖。不过，在下要告诉阁下，并非是在下好眼力，而是教主早已料定你可能会在此。”

徐大川心一震，随即冷森森地道：“既然如此，你们也该知道我的来意了。”

刀疤人眼中目光陡炽：“我们当然知道你的来意了，但我们也是特意在此等候你的。”

“特意等候我？”徐大川不知何意，脸上露出困惑之色。

刀疤人冷沉地道：“你可认识勾魂千手傅千典和傅千流？”

徐大川脸罩严霜：“你是谁？”

刀疤人冷声道：“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徐大川冷哼一声：“何止认识？还是我亲手杀了他们。”

刀疤人脸上肌肉抖动一下：“他们是我的大哥与二哥。”

徐大川盯着刀疤人道：“你是勾魂刀客傅千古？”

刀疤人咬咬牙，恨声道：“我在此等候你，就是为了替大哥与二哥报仇。”

徐大川淡淡地道：“好极了，今夜你我两人中，无论如何只能有一人活着。”

刀疤人道：“那你就准备死吧。”

徐大川坦然的道：“在江湖上像我们这种人，不是杀人便是被人杀，时刻都可能丧命，我是早已准备好了，只是不知你们三位，是否也准备好了去死？”

刀疤人没答话，却向两名黑衣圣使丢了个眼色。

“看刀！”厉喝声中，两名黑衣圣使闪电般扑向徐大川。

刀疤人却扬手打出颗圣火教的炫目弹。

一团火球在空中迸开，接着是刺目的光亮。

刀疤人在闪光中，托地后跃，向后院墙头飞去。

金蝉脱壳！

徐大川万未料到刀疤人会来这一手。

刀疤人见到徐大川时，已知自己不是对方对手，便在思索脱身之计。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勾魂刀客傅千古，只是灵机一动冒个名，以便哄住徐在川，好趁机逃脱。

三人中只要留下一个，教主的使命仍可完成。

两名黑衣圣使不要命的一击，目的只是为了掩护刀疤人

逃走。

刀光与剑芒绞在一起。

两声乍起的惨号，血水在火球的光亮下洒开。

徐大川在光亮中跃起，追向刀疤人。

他动作敏捷，反应极快，在刀疤人掷出眩目弹的瞬间，已认破了对方的企图，立即跃身将两名扑来的圣火教黑衣圣使，交给了金童和银童，但眩目的光亮妨碍了他的行动，使他缓了一步。

这一缓，使他意识到，他已无法追上刀疤人了。

他已向刀疤人说明来意，若刀疤人逃脱，他一定再也无法找到他。

刀疤人定会设法将雁荡山消息告诉徐天良，而那时他颈上的人头就会搬家！

他不觉急了，浑身躁热，头额泛起汗珠。

突然，院墙角腾起一条纤细的人影。

他眸光陡亮，花容容！

花容容拔空而起截向刀疤人。

花容容虽然武功不及徐大川，与敌对阵交手的经验也没徐大川丰富，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她在刀疤人冒称傅千古并向黑衣圣使丢眼色的时候，就已识破了他的逃跑企图。

因此，她能及时地将刀疤人在院墙头上截住。

突然跃出来的花容容，也出乎刀疤人的意外，他原未把这个不起眼的女人放在眼里，没想到此时这个女人竟会来拦截自己。

一声厉喝，身形侧转，手中刀转向花容容刺去。

花容容抖出袖中匕首，横里一格。

“当！”一声金铁交鸣之声。

花容容身子往下坠落，右肩膀衣袖划开一条裂口，血往外冒涌。

论武功，花容容远不是刀疤人的对手。

但，花容容这一拦，使得徐大川有机会追上了刀疤人。

刀疤人一刀磕下花容容后，足尖刚沾上院墙砖块，脑后一线冷风已然袭来。

刀疤人也是超一流的好手，知道往前跳跃已无法避开这背后刺来的要命的一剑，只得倏然回身，刀走偏锋，往上一挡。

不料，他这一挡，居然挡了个空处。

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不觉大惊失色。

徐大川刺出的剑半途收回，随着折转的身躯，变向斜劈下去。

他经验老道，剑法奇诡无比。他唯恐刀疤人一刀挡中，借击剑之力，倒飞出院墙逃走，所以宁可先不杀刀疤人，将刀疤人留下再说。

他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不允许再犯。再犯错误的结果，将意识着自己的死亡。

刀疤人无奈，只得将挑起的刀，再回手护身，这一来，人便留在了墙头上。

人影闪处，徐大川已上了墙头。

刹时，两人闪掠在生死一线的激流之中。

刀剑的碰撞声与溅起的火花，就像是铁匠在墙头上炼剑。一声低嚎，刀疤人跌落下墙头，正跌在花容容脚下。

他刀已脱手，左手托着鲜血狂溅的右手腕，咬着牙低声狂吼着。

那不是愤怒的呼喊，而是痛苦的哀嚎。

徐大川一剑削去了他的右手掌！

花容容对他抿唇一笑。

他突地跳起来，没命地往院坪中跑去。

院坪中站立着扬起了剑的金童与银童。

显然，他已是无法忍受断腕的痛苦，奔向金童与银童，以求速死。

徐大川一声清叱，从墙头飞下，人剑合一，射向刀疤人。

这家伙险些坏了他的大事，他要亲手杀了他，才解心头之恨。

“川郎！把他留给我。”花容容从院墙边跃出。

徐大川剑锋一侧，剑背“砰”地一声，将刀疤人击倒在地。

他垂下手中的剑，静静地看着痛苦地在地上挣扎的刀疤人。

花容容赶到刀疤人身旁。

徐大川抓住她的手臂，关切地问：“你受伤了？”

说着，他“嗤”地撕下一幅衣襟，准备替她包扎。

花容容推开他的手，轻抿浅笑道：“没什么，只划破了一点皮。”

她目光转向刀疤人。

刀疤人托着断腕在地上翻滚，触到她投来的目光，不觉浑身一抖。

那目光充满着凶残与怨毒，那伸长的粉脖，曲扭的腰，就

像是一条眼睛蛇在盯着他。

她的脸抽曲着，脖子上的青筋高高凸起。在她的眼里，刀疤人已变成了徐天良。

“狼崽，你也有今天！”她咬紧了牙。

刀疤人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蹬着脚往后退去。

她猛地扑了过去，举起手中淬了剧毒的匕首，刺向刀疤人的肚腹。

“噗哧！”匕首入肉之声，清晰可辨。

“啊！”刀疤人一声嚎叫。

“你去死吧！”她拔出匕首，一阵猛刺。

“噗哧！”，“噗哧！”她一连刺了十余刀，仍不肯歇手。

“够啦！”徐大川抓住她的手，“他已经死了。”

她怔怔地看着刀疤人。

刀疤人的肚腹已被她戳了个大洞，洞中凸溢出血肉糊糊的肠子犹在蠕动，因匕首淬有剧毒，肚肠已变黑色，并已开始蚀化成血水。

金童与银童看傻了眼。他们虽然杀人无数。但从未见过如此可怖的惨状，银童忍不住扭转了头，差点呕吐出来。

徐大川朝金童与银童摆摆手，示意他俩再搜查一下后院，是否还有圣火教的余党。

金童与银童立即转身，抢入两间小房。

徐大川扶起花容容，瞧着她微微泛白的脸，心中在猜测她如此激动的原因。

此刻，暮色已经降临。

不知不觉间，天空已只有少许丝丝游移的光。

花容容抬头凝视天空，眼前仍是一片虚幻的血光，与徐